

《孟子》

滕文公上·第一章

滕文公爲世子，將之楚，過宋而見孟子。

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、舜。

世子自楚反，復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，一而已矣！」

「成鬪謂齊景公曰：『彼，丈夫也；我，丈夫也；吾何畏彼哉！』」

顏淵曰：『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』」

公明儀曰：『文王我師也，周公豈欺我哉？』」

「今滕絕長補短，將五十里也，猶可以爲善國。」

書曰：『若藥不暝眩，厥疾不瘳。』」

第二章

滕定公薨。世子謂然友曰：「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，於心終不忘。今也不幸，至於大故，吾欲使子問於孟子，然後行事。」

然友之鄒，問於孟子。孟子曰：「不亦善乎！親喪，固所自盡也。」

曾子曰：『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：可謂孝矣。』諸侯之禮，吾未之學也。雖然，吾嘗聞之矣：三年之喪，齊疏之服，飡粥之食，自天子達於庶人，三代共之。」

然友反命，定爲三年之喪。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「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。至於子之身而反之，不可。且志曰：『喪祭從先祖。』」

曰：『吾有所受之也。』」謂然友曰：「吾他日未嘗學問，好馳馬試劍。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，恐其不能盡於大事。子爲我問孟子。」然友復之鄒，問孟子。

孟子曰：「然！不可以他求者也。孔子曰：『君薨，聽於冢宰。歠粥，面深墨。即位而哭，百官有司，莫敢不哀，先之也。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君子之德，風也；小人之德，草也；草尚之風，必偃。』是在世子。」

然友反命。世子曰：「然！是誠在我。」五月居廬，未有命戒，百官族人：可謂曰『知』。及至葬，四方來觀之，顏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弔者大悅。

第三章

滕文公問爲國。

孟子曰：「民事不可緩也。詩云：『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；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』民之爲道也，有恒產者有恒心，無恒產者無恒心；苟無恒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乎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，取於民有制。」

「陽虎曰：『爲富，不仁矣；爲仁，不富矣。』」

「夏后氏五十而貢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畝而徹：其實皆什一也。徹者，徹也；助者，藉也。龍子曰：『治地莫善於

助，莫不善於貢。』貢者，校數歲之中以爲常：樂歲粒米狼戾，多取之而不爲虐，則寡取之；凶年糞其田而不足，則必取盈焉。爲民父母，使民盼盼然，將終歲勤勤，不得以養其父母，又稱貸而益之，使老稚轉乎溝壑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？夫世祿，滕固行之矣。詩云：『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』惟助爲有公田。由此觀之，雖周亦助也。

「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。庠者，養也；校者，教也；序者，射也。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，學則三代共之：皆所以明人倫也。人倫明於上，小民親於下；有王者起，必來取法，是爲王者師也。

「詩云：『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』文王之謂也。子力行之，亦以新子之國。」

使畢戰問井地。孟子曰：「子之君將行仁政，選擇而使子，子必勉之。夫仁政，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，井地不鈞，穀祿不平；是故，暴君汙吏，必慢其經界。經界既正，分田制祿，可坐而定也。

「夫滕，壤地褊小；將爲君子焉，將爲野人焉；無君子莫治野人，無野人莫養君子。請野九一而助，國中什一使自賦。卿以下，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畝。餘夫二十五畝。死徒無出

鄉，鄉田同井。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則百姓親睦。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；其中爲公田，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。公事畢，然後敢治私事。所以別野人也。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潤澤之，則在君與子矣。」

第四章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：「遠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。」

文公與之處。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織席以爲食。

陳良之徒陳相，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「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。願爲聖人氓。」

陳相見許行而大悅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

「滕君則誠賢君也；雖然，未聞道也！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饗殮而治。今也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，惡得賢？」

孟子曰：「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？」

曰：「否，許子衣褐。」「許子冠乎？」曰：「冠。」曰：「奚冠？」

曰：「冠素。」曰：「自織之與？」曰：「否，以粟易之。」

曰：「許子奚爲不自織？」曰：「害於耕。」曰：「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」

曰：「然。」「自爲之與？」曰：「否，以粟易之。」

「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；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？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？何許子之不憚煩？」

曰：「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」

「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爲備；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或勞心，或勞力。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；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；天下之通義也。」

「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，洪水橫流，汜濫於天下；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。五穀不登，禽獸逼人，獸蹄鳥跡之道，交於中國；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」

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：滄濟、漯而注諸海；決汝、漢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；雖欲耕，得乎？

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；五穀熟，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、煖衣、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『勞之，來之，匡之，直之，輔之，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。』聖人之憂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

「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爲己憂；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，農夫也。」

「分人以財謂之惠，教人以善謂之忠，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，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」

「孔子曰：『大哉，堯之爲君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；蕩蕩乎！民無能名焉！

君哉，舜也！巍巍乎！有天下而不與焉！』堯、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於耕耳。」

「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陳良，楚產也。悅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；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：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，事之數十年，師死，而遂倍之！昔者孔子沒，三年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年，然後歸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彊曾子。曾子曰：『不可。江、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尙已！』「今也南蠻馱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，亦異於曾子矣！吾聞出於幽谷，遷于喬木者；未聞下喬木，而入於幽谷者。魯頌曰：『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』周公方且膺之；子是之學，亦爲不善變矣！」

「從許子之道，則市賈不貳，國中無僞，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賈相若；麻縷絲絮輕重同，則賈相若；五穀多寡同，則賈相若；屨大小同，則賈相若。」

曰：「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萬；子比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！巨屨小屨同賈，人豈爲之哉？從許子之道，相率而爲僞者也，惡能治國家？」

第五章

墨者夷之，因徐辟而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吾固願見，今吾尙病。病愈，我且往見，夷子不來。」

他日，又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「吾今則可以見矣。不直，則道不見；我且直之！吾聞夷子墨者，墨之治喪也，以薄爲其道也。夷子思以易天下，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，則是以所賤事親也！」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曰：「儒者之道，古之人若保赤子，此言何謂也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，施由親始。」

徐子以告孟子，孟子曰：「夫夷子，信以爲：人之親其兄之子，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？彼有取爾也。赤子匍匐將入井，非赤子之罪也。且天之生物也，使之一本；而夷子二本故也。「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，其親死，則舉而委之於壑。他日過之，狐狸食之，蠅蚋姑嘬之；其類有泚，睨而不視。夫泚也，非爲人泚，中心達於面目。蓋歸反藁槨而掩之。掩之誠是也，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，亦必有道矣。」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憮然爲聞，曰：「命之矣！」

滕文公下·第一章

陳代曰：「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。且志曰：『枉尺而直尋，』宜若可爲也。」

孟子曰：「昔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『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。』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！且夫枉尺而直尋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則枉尋直尺而利，亦可爲與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，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『天下之賤工也。』或以告王良。良曰：『請復之。』彊而後可。一朝而獲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『天下之良工也。』簡子曰：『我使掌與女乘。』

謂王良；良不可，曰：『吾爲之範我馳驅，終日不獲一；爲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。詩云：「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」我不貫與小人乘，請辭。』「御者且羞與射者比；比而得禽獸，雖若丘陵，弗爲也。如枉道而從彼，何也！且子過矣：枉己者，未有能直人者也。」

第二章

景春曰：「公孫衍、張儀，豈不誠大丈夫哉？一怒而諸侯懼，安居而天下熄。」

孟子曰：「是焉得爲大丈夫乎！子未學禮乎？丈夫之冠也，父命之；女子之嫁也，母命之。往送之門，戒之曰：『往之女家，必敬必戒，無違夫子。』以順爲正者，妾婦之道也。」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；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：此之謂大丈夫。」

第三章

周霄問曰：「古之君子仕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仕。傳曰：『孔子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。出疆必載質。』公明儀曰：『古之人，三月無君則弔。』」

「三月無君則弔，不以急乎？」

曰：「士之失位也，猶諸侯之失國家也，禮曰：『諸侯耕助以供粢盛；夫人蠶繅，以爲衣服。』犧牲不成，粢盛不潔，

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。『惟士無田，則亦不祭。』牲殺、器皿、衣服不備，不敢以祭，則不敢以宴；亦不足弔乎？」

「出疆必載質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士之仕也，猶農夫之耕也；農夫豈爲出疆，舍其耒耜哉？」

曰：「晉國，亦仕國也，未嘗聞仕如此其急。仕如此其急也，君子之難仕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；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不待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鑽穴隙相窺，踰牆相從，則父母國人皆賤之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，又惡不由其道；不由其道而往者，與鑽穴隙之類也。」

第四章

彭更問曰：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食於諸侯，不以泰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非其道，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；如其道，則舜受堯之天下，不以爲泰，子以爲泰乎？」

曰：「否，士無事而食，不可也。」

曰：「子不通功易事，以羨補不足，則農有餘粟，女有餘布。子如通之，則梓匠輪輿，皆得食於子。於此有人焉：入則孝，出則悌；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後之學者；而不得食於子。子何尊梓匠輪輿，而輕仁義者哉？」

曰：「梓匠輪輿，其志將以求食也。君子之爲道也，其志亦將以求食與？」

曰：「子何以其志爲哉！其有功於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」

曰：「食志。」

曰：「有人於此，毀瓦畫墁，其志將以求食也，則子食之乎？」

曰：「否。」

曰：「然則子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」

第五章

萬章問曰：「宋，小國也，今將行王政；齊、楚惡而伐之，則如之何？」

孟子曰：「湯居亳，與葛爲鄰。葛伯放而不祀，湯使人問之曰：『何爲不祀？』」

曰：『無以供犧牲也。』湯使遺之牛羊。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湯又使人問之曰：『何爲不祀？』曰：『無以供粢盛也。』湯使亳眾，往爲之耕，老弱饋食；葛伯率其民，要其有酒食黍稻者，奪之；不授者，殺之；有童子以黍肉餉。殺而奪之。書曰：『葛伯仇餉。』此之謂也。「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；四海之內，皆曰：『非富天下也，爲匹夫匹婦復讎也。』」

「湯始征，自葛載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。東面而征，四夷怨，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『奚爲後我？』民之望之，若大旱之望雨也；歸市者弗止，芸者不變；誅其君，弔其民，如時雨降，民大悅。書曰：『徯我后，后來其無罰！』」

「『有攸不惟臣，東征，綏厥士女，匪厥玄黃，紹我周王見休，惟臣附于大邑周。』其君子實玄黃于匪，以迎其君子；」

其小人簞食壺漿，以迎其小人；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取其殘而已矣。「太誓曰：『我武惟揚，侵于之疆，則取于殘，殺伐用張，于湯有光。』」「不行王政云爾。苟行王政，四海之內，皆舉首而望之，欲以爲君；齊、楚雖大，何畏焉。」

第六章

孟子謂戴不勝曰：「子欲子之王之善與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齊語也；則使齊人傳諸？使楚人傳諸？」

曰：「使齊人傳之。」

曰：「一齊人傳之，眾楚人咻之；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莊、嶽之間數年；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」

「子謂薛居州，善士也，使之居於王所。在於王所者，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，王誰與爲不善？在王所者，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，王誰與爲善？一薛居州，獨如宋王何？」

第七章

公孫丑問曰：「不見諸侯，何義？」

孟子曰：「古者不爲臣不見。「段干木踰垣而辟之，泄柳閉門而不內，是皆已甚；迫，斯可以見矣。「陽貨欲見孔子，而惡無禮；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於其家，則往拜其門；陽貨矚孔子之亡也，而饋孔子蒸豚；孔子亦矚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當是時，陽貨先，豈得不見？」曾子曰：『脅肩諂笑，病于夏畦。』子路曰：『未同而言，觀其色赧赧然，非由之所知也。』由是觀之，則君子之所養，可知已矣。」

第八章

戴盈之曰：「什一，去關市之征，今茲未能。請輕之，以待來年然後已，何如？」

孟子曰：「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，或告之曰：『是非君子之道。』曰：『請損之，月攘一雞，以待來年然後已。』

「如知其非義，斯速已矣，何待來年！」

第九章

公都子曰：「外人皆稱夫子好辯，敢問何也？」

孟子曰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天下之生久矣；一治一亂：

「當堯之時，水逆行，氾濫於中國；蛇龍居之。民無所定；下者爲巢，上者爲營窟。書曰：『洚水警余。』一洚水者，洪水也一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驅蛇龍而放之菹。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漢是也。險阻既遠，鳥獸之害人者消；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。

「堯、舜既沒，聖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；壞宮室以爲汙池，民無所安息；棄田以爲園囿，使民不得衣食；邪說暴行又作；園囿、汙池，沛澤多而禽獸至。及紂之身，天下又大亂。周公相武王，誅紂，伐奄；三年討其君，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；滅國者五十，驅虎豹犀象而遠之；天下大悅。書曰：『丕顯哉，文王謨，丕承哉，武王烈！佑啓我後人，咸以正無缺。』

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；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『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！』

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。處士橫議，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；天下之言，不歸楊則歸墨。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；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公明儀曰：『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；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；此率獸而食人也。』楊、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：是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也。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。」

「吾爲此懼；閑先聖之道，距楊墨，放淫辭，邪說者不得作。作於其心，害於其事；作於其事，害於其政；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矣。」

「昔者禹抑洪水，而天下平；周公兼夷狄，驅猛獸，而百姓寧；孔子成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詩云：『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，則莫我敢承。』無父無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」

「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跛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。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！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」

第十章

匡章曰：「陳仲子，豈不誠廉士哉！居於陵、三日不食，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蠶食實者過半矣，匍匐往，將食之，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」

孟子曰：「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。雖然，仲子惡能廉？充仲子之操，則蚓而後可者也。」

「夫蚓，上食槁壤，下飲黃泉；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與？抑亦盜跖之所築與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樹與？抑亦盜跖之所樹與？是未可知也。」

曰：「是何傷哉！彼身織屨，妻辟纊，以易之也。」

曰：「仲子，齊之世家也。兄戴，蓋祿萬鍾，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，而不食也；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；辟兄離母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生鵝者。己頻顙曰：

『惡用是醜醜者爲哉！』他日，其母殺是鵝也，與之食之；其兄自外至，曰：『是醜醜之肉也！』出而哇之。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；以兄之室則弗居，以於陵則居之：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後充其操者也！」